張陳王周傳第十

班固　漢書四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三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曰浪音浪良與客

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
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言山谷反求賊急甚良乃更
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更改也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所水服說是矣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猶故
也一曰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師古曰孺幼也良愕然欲毆之
師古曰愕驚貌也毆擊也音一口反爲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曰
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
諾五日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
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蚤良今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音早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爲書
故云一編編音鞭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
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讀誦居下邳爲任
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
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
爲廄將服虔曰官名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

用其策爲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師古曰廣立六國之後共攻秦也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師古曰嶢音堯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辟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己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隨漢兵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懈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質師古曰縞白

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鯫音七垢反鯫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鯫姓師古曰服說是也音才垢反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畧反沛公默然曰今爲柰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今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

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地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師古曰橈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德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懸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

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出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墅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師古曰離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是也陛下焉得而

載有戴音載
無載讀劉

左視戚注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今只作離字則不煩用注也

臣之其不可一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今趣銷印師古曰趣讀曰促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迺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

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師古曰殽山也黽黾音酒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師古曰鄉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也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

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
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卧（師古曰安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
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
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所謂四皓也四人年老皆以上嫚侮士（師古曰嫚與慢同侮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
使辯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
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
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
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
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毋愛者子抱今
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
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間爲上泣（師古曰因空隙之時）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鈔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之四人爲壽
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
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
動矣呂氏眞迺主矣師古曰迺汝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爲
我楚舞吾爲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歌曰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
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爲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爲闋音曰穴反戚夫人歔欷流
涕師古曰歔音虛欷音稀又音許氣反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
又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爲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
甚衆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著
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
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
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
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
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

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沈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蓋不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待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倚也）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迺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吾代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

游道曰廣里中社平爲宰（師古曰主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大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如卿不治事）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師古曰稈音下旦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迺解衣贏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師古曰讙讙而議也）曰大

亦不作讙注云讙囂而議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之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音竹仲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

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益也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

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大王資侮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侮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眛音秣且音子閭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師古曰閒音居莧反）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

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師古曰舉即鱉曰以爲亞父使廼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廼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廼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廼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廼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

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弟出僞游雲夢師古曰弟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閼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聞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

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
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直知夫過惡於上譖毀之它皆類此高帝怒曰
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音祈我死也幾音與用平計召絳
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首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
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
后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
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
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
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須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
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
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
言畏讒毒己者得其成計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為郎中
令日傅教帝如淳曰傅相之是後呂須讒迺不得行樊噲至
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
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
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
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

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讀曰
鄉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
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
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問左丞
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嗟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嗟小歎
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
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
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
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
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㪷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
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

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爲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洽霑也）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駑音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顓為丞相（師古曰顓直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言兵權反其下亦同）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箔薄為曲也）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

孟康曰如今挽强司馬也師古曰强音其兩反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韓函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龍雎取宛朐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

初起沛還至碭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郿音媚圍章邯廢丘破之西

馳道猶言乘輿耳勃將卒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 劉

擊益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邽音圭東守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頻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禁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應劭曰硰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禁曰硰音赤坐反師古曰硰音是也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圉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遫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遫古速字也肆音弋二反博者亦豨將之名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

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揔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強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趣爲我語蘇林曰趣舍臣瓚曰今直言物稱紐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趣讀曰促謂今速言也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椎儲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追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

請得除宮迺與太僕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迺顧麾左右執戟皆什兵罷（師古曰什頓也什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今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荊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鑑不同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此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喻迺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

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頭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如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綰謂引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文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太守亞夫復爲侯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奚有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以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爲條

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蓨字其音同耳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音構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爲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

日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廼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阨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夫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猝至大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

兩陳相向吳奔東南陳則西北在陳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陳傳者但欲見其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劉

吳伏兵廼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如淳曰陳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鄰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迺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己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子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也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

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簿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

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梧大貌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子羽惡而行善故云然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效矣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絳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師古曰乃汝也言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傳云良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顏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晟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愼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圯在

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氵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憤其履泥下並作圯字校定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班固　漢書四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由屠屠者以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師古曰高祖時亡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師古曰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師古曰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尼讀與夷同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候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羽反遇音顒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其項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卿南攻秦軍於雒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郿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郿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曾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曾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爲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及從者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師古曰微無也譙責也殆危也譙才笑反幾音鉅依反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以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雍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櫟城先登師古曰櫟讀與郿同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地名也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

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師古曰高紀言引水灌廢丘李說是也或者云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彭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廢丘此時已當灌矣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煑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煑棗城功臣表有煑棗侯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煑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睢曁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虜楚周將軍卒四十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其綦毋名卬也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

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師古曰黥布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迺排閤直入師古曰閤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士曷反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酒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爲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

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也解免其罪得復
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
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大臣盡
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
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
市人病不能爲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
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絕河津破
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
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爲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而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漢中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
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
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栒邑今在豳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栒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
益食四十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

陷陳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易縣）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趙不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爲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柜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紿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子堅爲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

孫終根武帝時爲大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師古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時也

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師古曰爲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同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以相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

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師古曰芷陽後爲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常蹶兩兒棄之服虔曰蹶音撥晉灼曰音足跋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也蘇林曰南方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猶也雍抱持之言聚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雍讀曰擁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衣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卒以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

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以
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
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
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
復爲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爲滕
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
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爲沛公略地
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
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强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
至雒陽破秦軍尸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
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扶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彭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習騎兵令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王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稱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

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虞徐師古曰僮及取虞及徐三縣音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虞音廣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酇蕭相師古曰凡六縣也酇音才何反攻苦譙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師古曰硰音千坐反至平城爲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爲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

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即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教下（師古曰教地名教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教師之間）益食邑屬淮陰（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

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
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
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
兵也二歲爲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悼侯傳至
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朐音其于反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率號爲
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騎長
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
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
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
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
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
邢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爲考城說讀曰悅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
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
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
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

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師古曰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沛人也師古曰緤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馮翊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爲信

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
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
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
年更封緤爲鄼城侯服虔曰晉嘗蒯之蒯蘇林曰晉簿催反
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
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謚曰
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鄼侯
蘇林曰音多屬沛國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賛曰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犂雜色騂赤色也
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爲犧牲雖以其母犂色而欲不用
山川寧肯置之耶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
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俎也言雖有此具值時乃獲信矣樊噲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豈自知
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虻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鄼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等劫其父而令寄行說
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漢書四十二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鑕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

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号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号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号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史從沛公沛公以昌爲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

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謂却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音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爲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强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爲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

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

定趙王如意之書師古曰書謂書策令周昌爲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奏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凡好書無所不觀

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爲中候之官大爲姦利上以爲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反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

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戒敕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若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

出不但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堧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堧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謁白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蹠蹠廉謹師古曰蹠蹠持整之貌也蹠音初角反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爲好律歷也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曲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爲其然哉周昌木强人也師古曰言其强質如木石然强音其兩反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酈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酈音是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師古曰握齱好苛細也齱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

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釣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子容反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它皆類此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橫也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聞其令師古曰素聞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足下猶言足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丘略反）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行音胡剛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

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據田儋傳乃是田解 劉

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古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刓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阸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縱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憑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迺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河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雕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雕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借父母之國無畧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

强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强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

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區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迺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安焉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言之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

史記作數見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毋久溷也馬宮傳君有不鮮〻是漢語也 劉

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迺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佗處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且數數擊殺牡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共具而與太尉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謂朝廷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從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師古曰審食其欲知建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師古曰貸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迺奉

百金裞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襚言以百金爲衣被之具裞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師古曰佞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斯則二人皆名爲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閎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言不以材德進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令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其異見哀憐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爲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波也遂自剄文帝聞

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繒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不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師古曰邰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日吐材反積德絜善十餘世師古曰絜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携持也箠音上忠絜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言痍）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元喉嚨也師古曰搤捉也拊謂捉持之也元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奢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師古曰瘠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瘠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共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回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殄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

曰不許其言陳勝爲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師古曰剸與專同又音之兖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猾亂也諸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拔取音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号稷嗣君張晏

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爲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篡索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蕝同並子悅反如說是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同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師古曰欲叙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戈餌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爲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讀皆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

酒便是謂舉臣飲不至醉而已事乃左右之謂重複不家矣劉

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爲太常也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特但也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師古曰又重爲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通奏事因請間師古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衆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且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舉事不當有過失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

渭北宜屬上句劉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孰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郊祀志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愼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僭妄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以安漢朝也從音七容反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